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鼷鼠

鼷鼠之口甘食牛至骨而牛弗以爲疾也俄而穿牛之瘢及其心而牛死矣夫牛亦覺矣蠅蚋嘬其膚則尾爲之撓犬豕拂其癢則角爲之觸而疐恬以其身餧鼷鼠之口乎誠飲其甘也詩曰盜言孔甘然

則人固有之。夫霾劍腹於蜜口者。其非人之嚴鼠乎。江淮之間。有虫曰蜮。能含沙於塘中射人之影。中之者輒疾。俗謂之射姑。夫射人之形。雖使逄萌挽弓。由基機矢。可避也。射人之影。中人於無形。雖扞之以飛衛之棘端。格之以黑卵之筋骨。運之以慶忌之拳捷。莫可得而避也。其於以乘人。則巧矣。夫人亦有之。詩曰。如鬼如蜮。則不可得。謂非人之蜮矣乎。

嘗人以狗甚已。高辛氏有盤瓠。殷有虞。周有嚳有麗。

以志感

有狵有獀有獑有旅有獒有猈有獚韓有盧宋有猩鵲狳有獟獒秦有獥有猲獢皆諱其名也徒名尚諱之乃人有不狗行者乎暇日於古人文字中見有諱及狗者用書以志感焉管仲云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夫畜狗以防姦不吠姦猶可而猳齧乎今之爲人喉者皆齧猳者類也呂不韋云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肋爭術存也今士大夫平居雍容退讓相報施也相然與也及勢利之接

僕若錐刀之腥已蹴然而變乎色從而隨之以兵是亦爭炙雞者類也江乙謂楚宣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人嘗溺井其隣人見人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隣人憚之遂不得入言今都其勢位以盈其惡而欲人之勿言之也輒先事而呵禦之不亦當門而噬之與乃不顧主人井之不可溺焉耳晏子謂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

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嗟夫今國家懸爵祿以延天下之士而人臣之用事者好傷賢以爲資翹其聲音顏色而拒之不勝其娟嫉而惡之不亦迎而嚙之與乃不顧主人之酒酸而不售耳有讀世子曰異時大人有不爲此類若者徒戴人面文以冠裳能言走而兒也

[illegible]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者釋之巫馬期問之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調上元縣主簿始至見人

持竿道傍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能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賢者之宰是邑也。其中心誠達於政。而民諭化之。將使欲殄之俗。忘於漁獵。而况其士乎。將使惠愛之澤。及於魚鳥。而况於人乎

二子 德及 飛走

魏公子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常爲虎

射不可以二心中

所害獲一虎恢咒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即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自奮遂放釋之君子曰以爲二子之德信及於飛走乎則攫鳥且不擊猛獸且不攎又安有擊鳩之鷙於庭殺人之虎於市乎其不能使鷙毋擊虎毋殺而曰吾斷其獄使服罪焉是輩一鳥獸徒以罔人而已矣

春秋魯人顏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此高誇耳繆爲之言耳昇嘗從吳賀北游

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繇是每進妙。高出天下。如羿眞能耻者也。羿之所耻。高之所謗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徑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夫熊渠子之藝。不進於羿也。能渠子之射。能以夜中路旁之石。而沒之金。羿乃不能中其皮與的何也。熊

操舟馭車無心地

渠子以虎視石。其心誠於虎焉。而羿以萬金之賞十邑之削。視皮與的也。夫萬金之賞。誘之乎前。而十邑之削。懼之乎後。一人之心。而喜懼交焉。雖羿之射。且不能以命中。而况技之劣於羿相萬者乎。射一技也。且不可以二心中。而况天下之事。苟不以無欲之心處之。而欲捷發而巧中其會也。不亦難乎。

操舟者。或左之。或右之。馭車者。或前之。或後之。當其不然。詬聲譁如。舟移車進。隤乎而順。斯何以故。緣

彼此心。即我此心。各無他心。舟車是行也。夫天下一舟車也。宰天下者。操天下若一舟。馭天下若一車。匪躬以殉國之急。舍己以從人之善。事有可行。不以不便己也。功有可成。不以不出己也。才有可用。不以不黨己也。不以己長格天下之物。不以己喜怒妨天下之公。斷乎其無技。休乎其有容。如是而天下之理。可幾而致也。

庚市子止鬬

淮南子。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之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鬬者止。陳子

日毀王止鬪今立乎通國大衢之中鬪者日十而彌起也而王能十毀乎則王常不能當鬪是鬪終不止也蓋西伯之境涉者反訟彥方之廬望而息心鄭融之里不過兵朱冲之村無覓人使庚市子聖人耶其道出此

跖者大盜也備說非六王五伯曰堯不慈舜不孝禹淫泆湯武放殺五伯暴亂及死而操金錐令以壑日下見六王五伯吾將搵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淫泆放殺

荀卿非十二子之說而以詩證

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伯也以六王五伯爲不慈孝淫泆放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淫泆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淫泆放殺暴亂而惡之有不如跖者多矣

宋賈同爲文責荀卿謂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亦未其數至又序其後以爲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以務息十二子之說而天下之害除則子弓者亦道均於仲尼乎夫荀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子思孟軻

比十子爲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也賈以此責荀而王應麟困學記聞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陳仲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仲子固可議直哉史魚以爲不如盜可乎豈有法仲尼而非二子者乎然則謂史魚盜失入之罪可併案也予嘗讀荀子所稱十二子蓋它嚻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與子思孟軻其言子思孟軻特後而文稍與十子殊意亦以其爲學於仲尼而流失者然其不知二子則固已甚矣至於息

六說而遷化十二子者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聖人之得勢者舜禹而末又泛及於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均謂之賤儒而至斥子游氏偷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又不止如非子思孟軻矣學於仲尼之道而醜詆其徒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不信然與然考韓詩外傳引此大同而止言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既不及子思孟軻而史鰌亦不與且無所謂子張子夏子游氏之賤儒者其言聖人則上法舜禹

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而亦無所
謂子弓。豈韓非亦覺荀卿之非。爲之英繆。別矣。以
歸於粹耶。然荀卿書亦多稱子夏孟子之賢。雖性惡
之說異於孟子。而意見偶偏。亦不害其大致也。何
相非之若是哉。至於他篇。謂行之難爲者申徒狄。
說之難持者惠施鄧析。謂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謂墨子蔽於用而
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孔子仁知且不蔽夫中重以訾數子而二子者曾不之及亦可以龜其藏否之不大混淆矣王應麟氏謂必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是或其可信也

荀子不苟篇云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非相篇云聖

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辟之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仲尼篇云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殺詩書謂

之雅儒是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謂之大儒是也又曰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大畧篇云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味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陳子曰世之議荀卿者謂卿談治法則欲人無貳後王而迂法先王也以今觀之夫荀子之言則然亦嘗鄙堯媢舜而興禹湯哉以為後王之

孔子不荅魯大夫練

道。即百王之道。而察也。則易循。後王之法。即三王之法而雅也。則易行。斯其志耳。昔孔子言道則祖述於堯舜。言法則憲章乎文武。其自爲也則曰文武之道在人。其告君也。則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又嘗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裁及其身。以周禮爲今用之。吾從周。以斯而通之。亦曷嘗必舍後王。而惟上古之循哉。將訾孔子乎

荀卿以孔子不荅魯大夫練而牀之問。爲禮君子居是邑不非其大夫。余以爲佾舞于庭。雍歌于堂。旅

而牀之門顓臾以為君子君畀邦不將其天侯

太山伐顓臾事有大於練而牀者孔子猶諱言非之旨見於論語彼獨非魯大夫哉而何以亡諱耶且孔子嘗作春秋是非之筆浸淫及於周王况魯大夫蓋鄉愿之徒猖言以混俗免患文其善柔之態而苟卿信之過矣且循其言而推之君是邑不非其大夫君是國不非其諸侯君是天下不非其天子無天下以外也則天子者可猖然挾其無道以必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皆匿其是非不昧之明心而同然阿附孰或矯其非哉此大亂之道而

不可以一朝居也卿既以此筆之書以授諸其徒而其門人李斯遂以相秦而行非今之誅嬴氏之不祀忽焉一言喪邦之效於是乎灼矣盖孔董子曰得稱其非者將使天下後世之不得遂其非也此吾儒扶世掖教之語則然而說也行則仰屋竊嘆者可以毋罹於羑里之獄腹誹者必寛於秦而唇反者亦獲僅免於漢矣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智伯以術有由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中山之國有厹繇者。知伯欲攻之。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厹繇亡。見呂覽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曰無

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知伯又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知伯聞之乃止見戰國策

知伯之中人多術矣夫豈工謀於夙繇而拙於謀衛也然嘗試用於衛而將一用於夙繇而售者何也且赤章蔓支之言豈謝南文子哉其君之愚與哲用與不用也他日

知伯旣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而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君其予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任章諫曰君不如予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伯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桓子曰善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予卒與韓

魏之師比而滅知伯分其地夫韓魏不愛萬家之邑而以致知伯一則曰狃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所以蠱知氏即知氏之所以蠱衛與夙繇也而知果之言明且切矣文豈謝亦道蔓支南文子哉而知伯卒爲夙繇知果之不得爲南文子豈非惡盈其貫固天將遺伯之疾而奪其監耶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出而不知耶劉子有云邪鄲子楊圍亡一挑而即知之其首亡也而不能知知伯旋亡灸一箠而即知之韓魏將叛而不能

豫讓非國士

讓亦未得以衆人報范中行氏

知夫以伯之聰可以亡兩國而不可以亡一豫此正古人之所謂目論也

知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果國士乎辦違於微弭患於初其必不以知氏之國危亡矣知氏之國危且亡讓非國士也或曰讓何害國士其主則悃心焉曰以讓之道而曾不能渝其主之惛心尚為衆國士之遇乎哉

或曰豫讓非國士也其於負知氏弘矣抑其報范中行氏則如之何陳子曰報耶其施范中行氏以衆

人過讓而讓亦衆人之何不可也抑讓亦未得爲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今有人於此而吾適與之途相遘也而邸相接也是非有怨乎我者也是行道之人也然而有一日之故矣盗至禦人而殺之將矯焉盡掊厥藏而句我以其餘則受而爲之役乎夫奮戈而相衛之上也不則挺而去之讓也與衆人偕棄而于盗者也故曰讓猶未得爲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

豫讓之事范中行氏也其論乃在史黯之對趙簡子

矣其事知氏也其至論乃在韓非之和氏篇國語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

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知伯與六家共滅范中行氏而讓從之斯來者也尚何良乎故曰其論乃在史黯之對趙簡子矣韓非子曰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知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讎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知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讓之死也以為忠而高之者有矣而下之則自非始然其言大當故曰其論乃在韓非子之和氏篇矣

董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妻齊也怒而可出乎此於七出何當焉夫不欲以食祿奪紅女之利乎則諭其妻使輟機投杼可矣且公儀子相魯妻命婦也又可出乎攷史記循吏傳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意即

稽賓門豹圖

其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曰。加妻則若之何。曰。人各有見也。子則以為歉之家而王猶績者非與。夫休其蠶績則可與。不曰貴而能勤與。不曰勞則思善與。夫道豈一端而已也

褚先生續滑稽傳。載西門豹投巫事。偷矣豹豈滑稽者哉。曰。格子謂陳子亢之止殉。非仁也。豹術而未仁亦惡睹豹之未仁。豈以其投大巫嫗。又投三弟子又投三老者為忍耶。禮。惑衆者殺。律。殺人者死。鄴三老廷掾祝巫者咸之。豹獨赦廷掾與豪長與。道

謂忍耶陳子卑之死也其妻與宰之將用人以爲殉也其謀之也故子亢得以威之而戢若鄴爲河伯取婦非一歲矣歲沉一女不知殺幾十百女也又歲歛民錢至數百萬私分之借曰婦貲其人家有好女者畏大巫多持以逺逃其爲民毒苦蓋較呀呷虎咆哮也不殺之姦巳耶不殺之罪懲耶不殺之寃理耶不殺之惑解耶豹之殺此數人是殺數人生數十百人者也夫孰有如豹仁者或曰漢宋均之守九江也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祝巫遂取百姓男女為公嫗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及禁均下書而禁止豹若均可乎曰公嫗非殺也以為猶祭之尸主不敢嫁娶恐人期耳故均可以禁之而止亦猶陳子亢之止殉葬也若鄒之巫嫗三老廷掾是自書殺人不操子孤者也

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破之世所謂起求將殺妻也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

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命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是起又嘗出其妻爲起妻也者不亦難乎且夫婦人倫之重也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是亦孰不可哉妻子者人情之所安也夫人

名將不貪財

莫良爲之妻而孰能爲之友與處哉能爲之君與臨哉君子曰以起之材之衛之魯之魏之荆而咸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猜之而其大臣卒害之以逮於斷而死斯有繇也

名與利事之所不兼也貪與廉性之所不咸也史記著吳起貪然又曰起廉平盡能得士心又曰起爲人廉節自喜名奚一人而廉貪兩濟哉然則起貪自功名獨廉者財耳觀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及爲將遂與士卒最下者分勞苦

孫鄒忌殺田忌

斯豈貪財者能 岳武穆嘗曰文官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武官廉不貴之以廉然公亦名舉其所重言之耳公武人也高宗朝爲秦檜所殺籍其家資纔九十緡耳大將握重兵在外久而其家曾無中人之財謂公平生不厲檢操徒以不愛一死爲諒者可耶

戰國策齊威王時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

徃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不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陳子曰勝負常數也魏又露刄於天下田忌以能將閒諸侯聲威天下豈待魏之戰耶吾聞之南蒯之將爲叛於魯也則使人枚筮吳廣則行卜盖始爲大事者人情之所陰也操十金而市於卜抑號於人曰我田忌之人乎此非人情事理居然易晰也田忌非反者齊威王故明王使忌也抱其誠心泥首囚服而歸於

王之大理闔家之百口以昇裂曰惟王之察之也
取卜者為人卜者與捕者王前而鞫之烏詐而不
覩乎自古小人之計害人未有如鄒忌之揣矣鄒
忌之為此也是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窮其術也
忌之不勝而遽走也是亦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
雪其情也然則何賢乎威王也史記稱威王即位
九年召封即墨大夫召阿大夫而烹之及左右之
嘗毀墨而譽阿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
今也毀有功之臣者非齊國之人與朝廷之上一

將一相隱爲敵國而不能御何有於諸侯將相交搆而情僞之不白也何有於人人乃曠然以威王爲賢乎始鄒忌之相齊也蓋以絲桐之間說也淳于髡動之以微言鄒忌曰請謹事左右矣王之左右昔者譽阿而毀卽墨者已膏於鼎鑊矣忌復何事耶是昔者王之左右能交私於齊國之下大夫而今也左右之權 可以移將相其能毀人能譽人於王者蓋又不 於昔而可畏也夫一忌也以事左右而容則此一忌也必以其不謹事左右而

秦孝公徙木之賞何名爲信

敗然則鄒忌者盖不言而封之阿大夫而田忌者又奉而未言之即是也

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司馬公以商君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愚謂不然商君方以詐力彊秦懼令之不行法之不立故設三丈之木五十金之賞蠱誘貪民以市其信是迺詐之尤至矣何名爲信乎且夫變法以賞軍功雖宗室亦以軍功論彼三丈之木立之南門徙置北門何功於秦而賞之是故巳自不信其法而安

[illegible]建立祇足誇嫂婦

能令民之信也耶

史言蘇秦先貧賤後迺富貴其父母嫂婦亦先倨而後恭故倨至於婦不夫嫂不叔父母不子恭至於婦不敢以為夫嫂不敢以為叔父母不敢以為子噫甚乎此家庭天性之間而市之道存焉悲夫縉雲鮑生謂秦信有志然其所建立祇足誇嫂婦余以為此嫂婦亦徒見其路過雒陽時也乃曾未見其庭說諸侯抵掌而談時彼其戴鬚眉為婦人殫極宛媚舌敝於萬乘之前以幾其說之一售蓋實

物莫犬羊焉將有遞而聯其所之類是其公形似
其不為中庭之訓而泣以相向也者幾希
戰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
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因獻其先人
之寶劍請得毋行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而說
之曰願君之勿受之也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
去未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何舉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

郗君不用公息忌之言

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又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夫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其私得寶於外猶將許之況其非有私者乎孟嘗君於是能廓以求過也已夫不貪楚床我寶也受郢之劍彼寶也一言而皆得其寶我之得則大矣又何誅焉自是孟嘗君門下之諫者非特戍也呂氏春秋郗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郗君曰不若以組郗君下令

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鄒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毋以組陳子曰以二事觀之隘乎鄒君此其不逮孟嘗君矣公孫戍納劍於言未進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而畧其貪心而勿疑也公息忌爲組於言既行之後而鄒之君摭探其私心而廢其忠言夫公息忌之組則既以預於家也而用組之利遂亦廢於國惜哉

[illegible]與不[illegible]論不異

國策

齊欲伐魏魏使人以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致之淳于髡髡入說齊王而止之齊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非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髡之事與公孫戌同而髡之言與呂不韋之論不異然呂不韋為邪君言之也欲為人君者開不諱之門廓亡疑之路容人臣之小過而

衍其大辟譬論也髡乃自爲解耳夫人君固不欲盡覩臣下之隱而禁其私若人臣至于懷詐挾說以欺其君倚其國以爲市亦奚可哉呂論曰此邪君之左也爲甲以組而便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樂毅將積弱之燕以數月舉齊七十餘城何壯快也及併強齊乃不能以五年之力下莒即墨抑何憊也夏侯太初以爲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蓋庶幾湯武之事而蘇子瞻氏亦以爲毅將以

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然殺何足以及斯耶至蘇子由古史直歸之勇知相敵是則然矣而猶未足以槩其實何者田單固毅之堅對也然區區小邑寡民財力有限摩以歲月師老而餉絕即墨翟不支而況單耶又何有於二城乎以為此直毅之不幸也攷史燕昭王自滅齊之後心意侈極竊然有海外之想嘗使人入海求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昭王至是非昔者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之昭王矣夫臥薪食胾之意移則大夫種可殺

潢池之會成則子胥抉眼斯古今同嘆豈獨毅耶王即一旦而棄群臣使王無一旦而棄群臣毅安得走趙又安望其越尺寸而有功哉或曰始昭王禮郭隗以致士諸侯之士聞而皆歸之樂毅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毅材長於治國而衍善作迂之變其說閎大而不經謂九州之外自有大九州方昭王用樂毅無暇聽衍也及毅之功成則衍之說行衍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倚伏可畏也哉

田單厥功甚偉

田單與齊厥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而不能下莒卽墨爲單善守雖蘇子由古史亦以爲毅與莒卽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决愚謂此皆失考也按史記齊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殺齊湣王而堅守以拒燕燕軍聞湣王之在莒也幷兵攻之數年不得下乃引兵東圍卽墨卽墨之大夫出兵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爲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田單乃縱反閒於燕燕罷樂毅以騎刼代之

大敗燕師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有是則始樂毅以數年攻不下者莒耳即墨因此亦數年不能攻及纔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敗死田單乃代守而樂毅因已走矣要之齊亡國猶有人人心未忘齊齊會當復興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王不殞樂毅不走騎劫不代單恃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疲兵不滿七十毅深溝高壍守以數月即兩國之兵坐而困之諸侯之救絕單其危哉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

莒大史終身不覩君王后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齊王王立以太史氏女爲君王后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子曰漢臨卭富人卓王孫女夜往奔令客而父以爲不勝恥也一日客奉於天子建節馳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官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有爲尚功之言附

長卿所嘗是時也不復償人間有應世矣今若太史敫者不賢乎乃不欲以一女易后推斯志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

有爲尚功之言者曰君子鄙素隱下徒死蓋隱而無用乎世最大之稿者也潔身而不足以行義死而無益乎事溝瀆之經者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陳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隱取乎合義則無用乎世弗論也用世與隱殊必其用世則無隱矣死取乎當仁無益乎事勿計也成事與死異必其成事

樂毅哀泣可爲不忘舊君

則無死矣又曰王蠋絕脰而死倡齊民以忠蓋復七十二城者王蠋也斯死之成事者與嚴陵加足而卧高漢王以節蓋昌漢二百餘年之業者嚴陵也斯隱之用世者與

史記燕樂毅既奔趙趙王欲與樂毅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越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兒子孫乎趙王乃止三國魏志袁渙者劉備舉爲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爲布拘布與劉備離隙

君臣謀國長慮

布欲使漁作書罵辱衛漁漁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漁漁神色不變笑曰惟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且漁與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毅處七國漁處三國士憑軾游談其間閱若壓邸有朝君臣夕寇讎者若二子可謂不忘舊君也已

戰國秦王要會趙王趙王畏秦欲毋行而廉頗藺相如計以王不行示趙弱且怯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

設問趙澠池之會何等危

絕秦望王許之宋契丹犯邊王曰從幸澶州雍王
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
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
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老臣謀國倉
卒之中而却顧長慮如此此人不敢言亦不能言
也

或問趙澠池之會當何如曰推事之以珠玉之義則
趙雖徙予秦王璧可也以予之爲取也推身服犢鼻
供樵之義則趙王雖爲秦王一擊缶可也以屈之

爲仲也第患無大王勾踐之志耳曰既不能爲太王勾踐則如之何曰璧可予也秦不可擊也予璧足以旌趙之不貪而負秦不信於天下也擊秦是露趙弱於天下也

秦白起最多殺人

白起爲秦將善用兵而最多殺人非特强戰亦其性嗜殺也今以史記攷之秦始皇之十四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斬首十三萬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殺首五萬四十六

年又與趙戰於長平盡坑殺趙降卒四十萬人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最其斬馘非直百萬人已中間嘗擊韓之新城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又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又攻魏取垣城又攻趙拔光狼城又攻楚取宛又攻楚拔鄢鄧五城又攻楚拔郢燒夷陵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又攻韓之南陽又伐韓野王連年用師掠地攻城亡慮百餘戰又豈能不血一刃天道好生而起獨殺使不中杜郵之劍是尚為有天乎

斯之初入秦也秦王任之客卿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仕秦者大抵皆爲其主請一切逐客而斯在所逐中斯乃上書具言客之功劃切明白於是秦王感悟斯得勿遣也至斯害韓非於秦王乃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是又即用廼者秦宗室大臣所以間斯於王者耳斯獨不念已異日之言耶小人無圖國之忠其議論傾側反覆往往以自私媢人而未之忌如此或曰使秦用非則如之何得

茅焦忠諫

毋如斯言邪。曰不然。非勸秦存韓者。非之為秦。其見偶失。非為韓也。非刻薄殘忍。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已。說難孤憤。異乎澤畔之行吟矣。使一日而為秦用。尚何有於韓耶

齊崔杼弒其君。太史氏以書而殺者三人焉。而南史聞之。猶執簡以往。義之激也。萬死不足以危之。而況二乎。秦始皇實其母雍也。秦之廷諫而死者二十有七人。茅焦繼之。歷井檻而上。辭不伏質。焦蓋

茅焦董公非真明君親之倫

奇巳哉儒者歎焦曰迯而輕生夫焦則巳輕其生矣使秦人曒然知有毋子也不鉅於田光荆軻之爲死乎

易曰義者利之和也義安有不利乎雖然較利而始爲之則其義也外矣夫父子也君臣也皆吾性之所有而非有待於外也秦始皇之遷寘其毋雍也一時忿欲之蝕也茅焦諫之忠矣而曰大王有遷毋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信斯言也是害諸侯之倍巳而後始事其毋也一日而無諸侯無毋矣頃

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

羽之殺義帝蓋漢王末之能討焉三老董公横道而說之正矣而云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夫王厚而臣死之況王死則無爲視息於天地乎董公之說云爾而已矣是徒欲正戴之名於敵而以成吾事也又安知非利敵之賊吾主而以爲已名也

丹鉛餘錄謂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乃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詨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

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王以是過乎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偽者乃韓非匪斯也宋儒有過求者遽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過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陳子曰是爲荀卿雪謗故特緩李斯之罪歸獄於韓非然乎考非與李斯同時非之言於韓乃斯之行

於秦。匪有祖襲。至其入秦。則李斯介之也。當是時李斯已相秦久矣。安得斯之先。非已倡爲說於秦乎。攷史記秦焚書之令。始見於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坑儒又在次年。是時韓非已死。而斯尚爲丞相。故楊氏以作俑者爲韓非。然以斯之彊横。本其所學。悖戾又其天性。其平日相秦。蓋不越此術。至是而始焚書坑儒。明著是古非今之律耳。非一日行之也。且斯既蝎譛非。殺之而事諸與之異。非言請毋攘韓。斯必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也。又肯復拾

其流學者耶而謂非作俑也且非與其同師事蘭陵先後同入秦而趣同歸滅學毀儒之說所無本遡源安得不委罪於荀卿[illegible]者論欲人毋或反乎王而迂法先王蓋亦麼乎孔子從周之義然言之頗失其平故其末流乃至如韓非李斯所謂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宋儒之論固未爲過若必欲緩斯之罪捨旃而議則先此由余之入秦當繆公之世已曰詩書禮樂法度爲政中國所以亂也不如戎夷商鞅之相孝公已專事富强鄙仁義曰

秦廟號其取近古

風官也始置之則造端作俑之罪且有歸矣又安得獨以為韓非耶

秦二世元年用群臣議以古者天子七廟於是詔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謂之極廟雖萬萬世不軼毀而以先王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秦人恣用朐臆棄禮絕學媢侮詩書然猶知立七廟隆祀祖宗報功德如此可喜也唐柳芳廼謂秦蔑學不列昭穆不建迭毀者殆誣矣其最近古者先王先公仍其舊號不復加尊此父為士子為天子

此道萬古流行

秦士可殺不可辱

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所謂雖爲天子必有父子尊不加於父母之義也

此道根着人心萬古流行真有不爲桀亡者且禮義至秦蕩矣而其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是猶知父子兄弟也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夫爲寄豭殺之亡罪妻爲逃嫁子不得母男女之別亦甚嚴

史記秦二世以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刼諫請止阿房宮役怒下去疾斯刼吏案責他罪去疾

秦法令無如后世嚴酷

秦二世費盡於阿房宮

刧日將相不辱自殺秦之士也旣然其將相大臣猶有可殺而不可辱者葢近古也若漢蕭何周勃則處之油然戮辱泰偪而靡耻不行矣

秦法令最嚴酷最多諱惡動就參夷然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關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使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有如後世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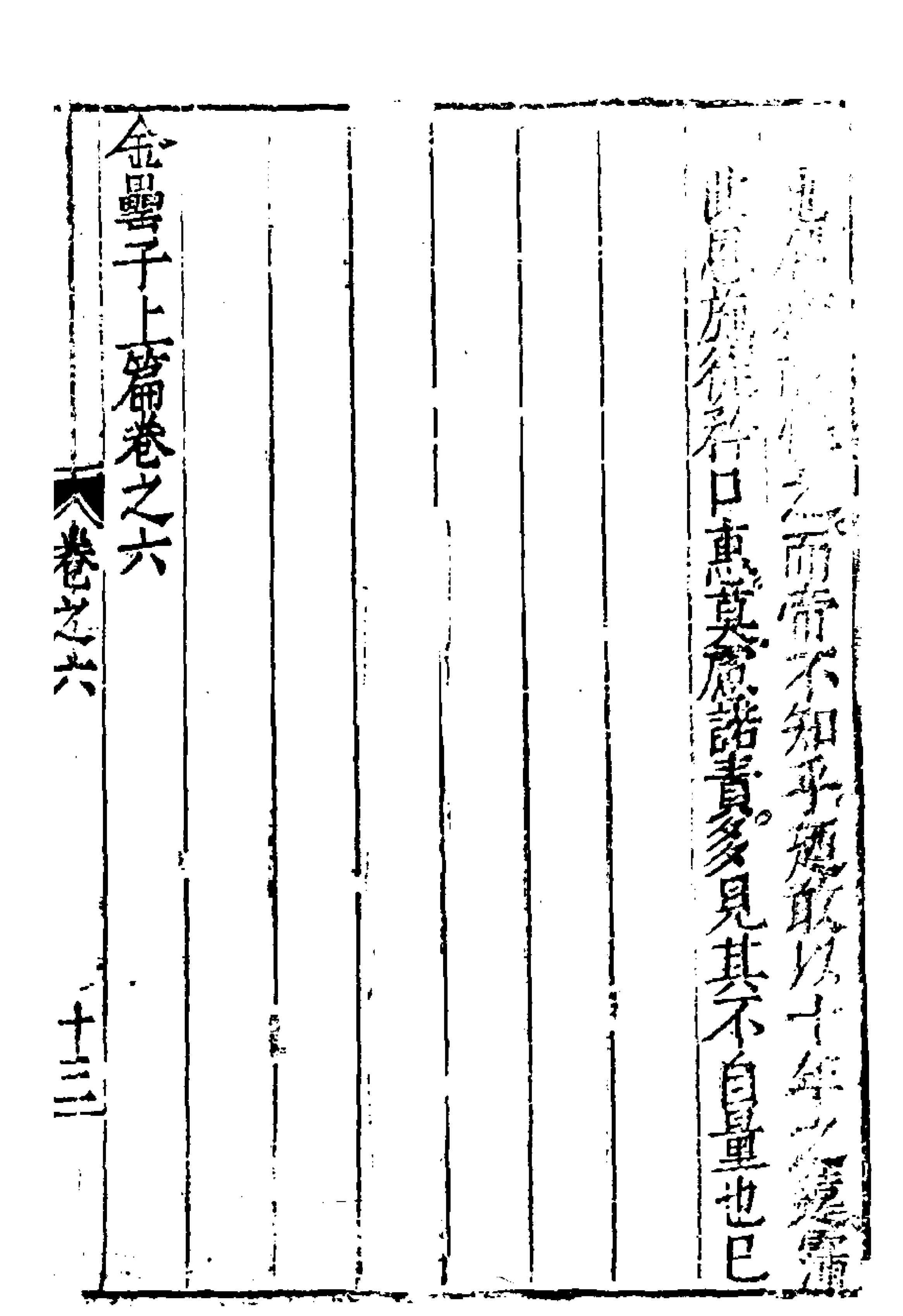
秦二世曰先帝營阿房宮今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而是歲戍卒陳勝始作

秦詔役瑯琊十二歲驪邑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亂亡秦秦從亡天下非一技而貫盈於阿房宮矣是二世繼成一宮廼墟秦七世之廟屋秦數百年之社稷也君子曰以宋熙豐諸小人之言觀之如二世蓋所謂肯堂構者非耶而秦以亡然則人主之孝固有道哉

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廼徙黔首三萬户瑯琊臺下詔復十二歲三十五年徙民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然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崩二世繼立才三年秦亡計終此

兩詔恩。多半入漢年也。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昏主信。好禨祥。往易發言。欺天罔人。亡足怪者。然在位僅八年。又八年宋亡矣。西魏武帝為高歡所逐。出奔糗漿絕。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其年七月奔宇文太於長安。十二月被鴆死。國亡。彼為人主。方寄命强臣之手。朝不能謀夕。計晷刻以上。即非敢知之歲月。待御以外。皆非已有之人民。孫卿曰。厲憐王。言憂危困苦劫殺弑奪。甚於厲



通[illegible]之而帝不知乎遡敢以十年之[illegible]

此[illegible]旋術者口惠莫應諸責多見其不自量也已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